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封神演義一改 第三十七回 姜子牙一上崑崙

哪吒一乾坤圈把張桂芳左臂打得筋斷骨折，馬上晃了三四晃，不曾閃下馬來。 哪吒得勝進城。探馬報入相府。令：「哪吒來見。」

子牙問曰：「與張桂芳見陣，勝負如何？」

哪吒曰：「被弟子乾坤圈打傷左臂，敗進營裏去了。」

子牙又問：「可曾叫你名字？」

哪吒曰：「桂芳連叫三次，弟子不曾理他罷了。」眾將不知其故。但凡精血成胎者，有三魂七魄，被桂芳叫一聲，魂魄不居一體，散在各方，自然落馬；哪吒乃蓮花化身，渾身俱是蓮花，那裏有三魂七魄，故此不得叫下輪來。

張桂芳打傷左臂，先行官風林又被打傷，不能動履，只得差官用告急文書，往朝歌見聞太師求援。

子牙在府內自思：「哪吒雖則取勝，恐後面朝歌調動大隊人馬，有累西土。」

子牙沐浴更衣，來見武王。朝見畢，武王曰：「相父見孤，有何緊事？」

子牙曰：「臣辭主公，往崑崙山去一遭。」

武王曰：「兵臨城下，將至濠邊，國內無人，相父不可逗留高山，使孤盼望。」

子牙曰：「臣此去，多則三朝，少則兩日，即時就回。」武王許之。

子牙出朝，回相府，對哪吒曰：「你與武吉好生守城，不必與張桂芳廝殺；待我回來，再作區畫。」哪吒領命。子牙分付已畢，隨借土遁往崑崙山來。

子牙縱土遁到得麒麟崖，落下土遁，見崑崙光景，嗟歎不已。自想：「一離此山，不覺十年。如今又至，風景又覺一新。」子牙不勝眷戀。

子牙上崑崙，過了麒麟崖，行至玉虛宮，不敢擅入；在宮前等候多時，只見白鶴童子出來。子牙曰：「白鶴童兒，與吾通報。」

白鶴童子見是子牙，忙入宮至八卦臺下，跪而啟曰：「姜尚在外聽候玉旨。」

元始點首：「正要他來。」童子出宮，口稱：「師叔，老爺有請。」

子牙臺下倒身拜伏，「弟子姜尚願老師父聖壽無疆！」

元始曰：「你今上山正好。命南極仙翁取『封神榜』與你。可往岐山造一封神臺。臺上張掛『封神榜』，把你的一生事俱完畢了。」

子牙跪而告曰：「今有張桂芳，以左道傍門之術，征伐西岐。弟子道理微末，不能治伏。望老爺大發慈悲，提拔弟子。」

元始曰：「你為人間宰相，受享國祿，稱為『相父』。凡間之事，我貧道怎管得你的盡。西岐乃有德之人坐守，何怕左道傍門。事到危急之處，自有高人相輔。此事不必問我，你去罷。」

子牙不敢再問，只得出宮。纔出宮門首，有白鶴童兒曰：「師叔，老爺請你。」子牙聽得，急忙回至八卦臺下跪了。

元始曰：「此一去，但凡有叫你的，不可應他。若是應他，有三十六路征伐你。東海還有一人等你，務要小心。你去罷。」子牙出宮，有南極仙翁送子牙。

子牙曰：「師兄，我上山參謁老師，懇求指點，以退張桂芳，老爺不肯慈悲，奈何，奈何！」

南極仙翁曰：「上天數定，終不能移。只是有人叫你，切不可應他，著實要緊！我不得遠送你了。」

子牙捧定「封神榜」，往前行至麒麟崖，纔駕土遁，腦後有人叫：「姜子牙！」子牙曰：「當真有人叫。不可應他。」後面又叫：「子牙公！」也不應。又叫：「姜丞相！」也不應。

連聲叫三五次，見子牙不應，那人大叫曰：「姜尚！你忒薄情而忘舊也！你今就做丞相，位極人臣，獨不思在玉虛宮與你學道四十年，今日連呼你數次，應也不應！」

子牙聽得如此言語，只得回頭看時，見一道人，原來是師弟申公豹。

子牙曰：「兄弟，吾不知是你叫我。我只因師尊分付，但有人叫我，切不可應他。我故此不曾答應。得罪了！」

申公豹問曰：「師兄手裏拿著是甚麼東西？」

子牙曰：「是『封神榜』。」

公豹曰：「那裏去？」

子牙曰：「往西岐造封神臺，上面張掛。」

申公豹曰：「師兄，你如今保那個？」

子牙笑曰：「賢弟，你說混話！我在西岐，身居相位，文王托孤，我立武王，三分天下，周土已得二分。八百諸侯，悅而歸周，吾今保武王，滅紂王，正應上天垂象。豈不知鳳鳴岐山，兆應真命之主。今武王德配堯、舜，仁合天心。況成湯旺氣黯然，此一傳而盡。賢弟反問，卻是為何？」

申公豹曰：「你說成湯王氣已盡，我如今下山，保成湯，扶紂王。子牙，你要扶周，我和你掣肘。」

子牙曰：「賢弟，你說那裏話！師尊嚴命，怎敢有違？」

申公豹曰：「子牙，我有一言奉稟，你聽我說，有一全美之法，不如同我保紂滅周。一來你我弟兄同心合意；二來你我弟兄又不至參商；此不是兩全之道。你意下如何？」

子牙正色言曰：「兄弟言之差矣！今聽賢弟之言，反違師尊之命。況天命人豈敢逆，決無此理。兄弟請了！」

申公豹怒色曰：「姜子牙！料你保周，你有多大本領，道行不過四十年而已。」

子牙曰：「你的功夫是你得，我的功夫是我得，豈在年數之多寡。」

申公豹曰：「姜子牙，你不過五行之術，倒海移山而已，你怎比得我。似我，將首級取將下來，往空一擲，遍遊千萬里，紅雲托接，復入頸項上，依舊還元返本，又復能言。似此等道術，不枉學道一場。你有何能，敢保周滅紂！你依我燒了「封神榜」，同吾往朝歌，亦不失丞相之位。」

子牙暗想：「人的頭乃六陽之首，刎將下來，遊千萬里，復入頸項上，還能復舊，有這樣的法術，自是稀罕。」乃曰：「兄弟，你把頭取下來。果能如此起在空中，復能依舊，我便把『封神榜』燒了，同你往朝歌去。」

申公豹曰：「不可失信！」

子牙曰：「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重若泰山，豈有失信之理。」

申公豹去了道巾，執劍在手，左手提住青絲，右手將劍一刎，把頭割將下來，其身不倒；復將頭望空中一擲，那顆頭盤盤旋旋，只管上去了。子牙乃忠厚君子，仰面呆看，其頭旋得只見一些黑影。

南極仙翁送子牙不曾進宮去，在宮門前少憩片時。只見申公豹乘虎趕子牙，趕至麒麟崖前，指手畫腳講論，又見申公豹的頭遊在空中。

仙翁曰：「子牙乃忠厚君子，險些兒被這孽障惑了！」忙喚：「白鶴童兒那裏？」
童子答曰：「弟子在。」「你快化一隻白鶴，把申公豹的頭啣了，往南海走走來。」
童子得法旨，便化鶴飛起，把申公豹的頭啣著往南海去了。

子牙仰面觀頭，忽見白鶴啣去。子牙跌足大呼曰：「孽障！怎的把頭啣去了？」

南極仙翁從後來，把子牙後心一巴掌。子牙回頭看時，乃是南極仙翁。子牙忙問曰：「道兄，你為何又來？」

仙翁指子牙曰：「你原來是一個獸子！申公豹乃左道之人，此乃些小幻術，你也當真！只用一時三刻，其頭不到頸上，自然冒血而死。師尊分付你，不要應人，你為何又應他！你應他不打緊，有三十六路兵馬來伐你。方纔我在玉虛宮門前，看著你和他講話；他將此術惑你，你就要燒『封神榜』？我故叫白鶴童兒化一隻仙鶴，啣了他的頭往南海去，過了一時三刻，死了這孽障，你纔無患。」

子牙曰：「道兄，你既知道，可以饒了他罷。道心無處不慈悲，憐恤他多年道行，數載功夫，丹成九轉，龍交虎成，真為可惜！」

南極仙翁曰：「你饒了他；他不饒你。那時三十六路兵來伐你，莫要懊悔！」

子牙就說：「後面有兵來伐我，我怎肯忘了慈悲，先行不仁不義。」

申公豹被仙鶴啣去了頭，不得還體，心內焦燥，過一時三刻，血出即死，左難右難。子牙懇求仙翁，仙翁把手一招，只見白鶴童子把嘴一張，放下申公豹的頭落將下來。不意落忙了，把臉落的朝著背脊。

申公豹忙把手端著耳朵一磨，纔磨正了。把眼睜開看，見南極仙翁站立。仙翁大喝一聲：「把你這該死孽障！你把左道惑弄姜子牙，使他燒燬『封神榜』，令子牙保紂滅周，這是何說？該擊到玉虛宮，見掌教老師去纔好！」叱了一聲：「還不退去！姜子牙，你好生去罷。」

申公豹慚愧，不敢回言，上了白額虎，指子牙道：「你去！我叫你西岐頃刻成血海，白骨積如山！」申公豹恨恨而去。

子牙捧「封神榜」，駕土遁往東海來。正行之際，飄飄的落在一座山上。那山玲瓏剔透，古怪崎嶇；峰高嶺峻，雲霧相連，近於海島。

子牙貪看此山景物，堪描堪畫，「我怎能了卻紅塵，來到此間團瓢靜坐，朗誦『黃庭』，方是吾心之願。」話未了，只見海水翻波，旋風四起，風逞浪，浪翻雪練；水起波，波滾雷鳴；霎時間雲霧相連，陰霾四合，籠罩山峰。

子牙大驚曰：「怪哉！怪哉！」正看間，見巨浪分開，現一人赤條條的，大叫：「大仙！遊魂埋沒千載，未得脫體；前日清虛道德真君符命，言今日今時，法師經過，使遊魂伺候。望法師大展威光，普濟遊魂，超出煙波，拔離苦海。洪恩萬載！」

子牙仗著膽子問曰：「你是誰，在此興波作浪？有甚沉冤？從實道來。」

那物曰：「遊魂乃軒轅皇帝總兵官柏鑑也。因大破蚩尤，被火器打入海中，千年未能出劫。萬望法師指超福地，恩同泰山。」

子牙曰：「你乃柏鑑，聽吾玉虛法牒，隨往西岐山去候用。」把手一放，五雷響亮，振開迷關，速超神道。

柏鑑現身拜謝。子牙大喜，隨駕土遁往西岐出來。只聽狂風大作，子牙一看，原來是五路神來接。大呼曰：「昔在朝歌，蒙恩師發落，往西岐山伺候；今知恩師駕過，特來遠接。」

子牙曰：「吾擇吉日，起造封神臺，用柏鑑監造，若是造完，將榜張掛，吾自有妙用。」子牙分付柏鑑：「你就在此督造，待臺完，吾來開榜。」五路神同柏鑑領法語，在岐山造臺。

子牙回西岐，至相府。武吉、哪吒迎接，至殿中坐下，就問：「張桂芳可曾來搦戰？」

武吉回曰：「不曾。」子牙往朝中，見武王回旨。武王宣子牙至殿前，行禮畢。

武王曰：「相父往崑崙，事體何如？」

子牙只得模糊答應，把張桂芳事掩蓋，不敢洩漏天機。

武王曰：「相父為孤勞苦，孤心不安。」

子牙曰：「老臣為國，當得如此，豈憚勞苦。」

武王傳旨：「設宴。」與子牙共飲數杯。

次日，點鼓聚將，參謁畢。子牙傳令：「眾將官領簡帖。」先令黃飛虎領令箭；哪吒領令箭；又令辛甲、辛免領令箭。子牙發放已畢。

張桂芳被哪吒打傷臂膊，正在營中保養傷痕，專候朝歌援兵，不知子牙劫營。二更時分，只聽得一聲砲響，喊聲齊起，震動山岳；慌忙披掛上馬，風林也上了馬。及至出營，遍地周兵，燈毬火把，照耀天地通紅，喊殺連聲，山搖地動。

只見轅門哪吒，登風火輪，搖火尖鎗，沖殺而來，勢如猛虎。張桂芳見是哪吒，不戰自走。風林在左營，見黃飛虎騎五色神牛，使鎗沖殺進來。風林大怒，「好反叛賊臣！焉敢貪夜劫營，自取死也！」縱青鬃馬，使兩根狼牙棒來取飛虎。牛馬相逢，夜間混戰。

辛甲、辛免往右營沖殺，營內無將抵當，任意縱橫。只殺到後寨，見周紀、南宮适監在陷車中，忙殺開紂兵，打開陷車救出。二將步行，搶得利刃在手，只殺得天崩地裂，鬼哭神愁，裏外夾攻，如何抵敵。張桂芳與風林見不是勢頭，只得帶傷逃歸。

三軍叫苦，棄鼓丟鑼，自相踐踏，死者不計其數。張桂芳連夜敗走至西岐山，收拾敗殘人馬。風林上帳，與主將議事。

桂芳曰：「吾自來提兵，未嘗有敗。今日在西岐損折許多人馬，心上甚是不樂。」忙修告急本章，打進朝歌，速發援兵，共破反叛。

子牙收兵，得勝回營。眾將懼騰，齊聲唱凱。

張桂芳遣官進朝歌，來至太師府下文書。聞太師陞殿，聚將鼓響，眾將參謁。堂候官將張桂芳申文呈上。太師拆開一看，大驚曰：「張桂芳征伐西岐，不能取勝，反損兵挫銳，老夫須得親征，方克西土。奈因東南兩路，屢戰不寧；又見遊魂關總兵竇榮不能取勝；方今盜賊亂生，如之奈何！吾欲去，國家空虛；吾不去，不能克服。」

吉立上前言曰：「今國內無人，老師怎麼親征得，不若於三山五嶽之中，可邀一二位師友，往西岐協助張桂芳，大事自然可定。何勞老師費心，有傷貴體。」